

大 风 起 兮 云 飞 扬

大风

起兮
云飞扬

杨闻宇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大风起兮
云飞扬

杨闻宇 著

解放军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风起兮云飞扬/杨闻宇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8. 3
ISBN 7-5065-3492-4

I. 大…

II. 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298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6.00 元

烟柳远拂祁连雪(代序)

石 英

灞桥烟柳年复年,霜天绝景陇中看。闻宇生长于关中,长期从戎于祁连山麓、黄河岸边,写作散文逾20年,果实甚丰,自成一家,堪称老资格的军旅作家了。

闻宇的散文很大气。他着眼的是时代的云烟,民族的魂魄,百姓的苦乐,山川的脉系;而且总是将个人情感融入民族的命运,不为局外的看客,也不以居高临下的支配者自居。其大气中蕴有质朴,刚健中也有细柔。他的笔下,大气绝不是空泛高调的同义语,而是一个关中汉子、军旅作家的深沉责任感,是开阔胸襟的吟唱,不是自矜于个人的狭小才趣。他有时也从贴窗花的牖棂望外,但注目的是关山重重、千里冰封的庄肃;偶尔也从飞机上俯视,可那是为了脚踏大地时更实在、视野更广阔。

闻宇的散文路子很正。一个散文作者,理应有更多的路数和风格,力戒小畦耕耘,一花独艳。我谓他的路子很正,不仅指风格而言,是指他无邪气、秽气、卑琐俗气,而是正眼看人审事,正派地做人作文,无所谓成名成家。但又不是假道学、伪君子、故作正经。真与伪是能分辨的,这里用得上一个新词曰“感觉”。一时一地也许感觉不准,但长此一贯就并非偶然。我是从20年间通读他的散文得

出上述结论的。这一点很难得，也只有这个“正”字，其文才有资格达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这么多年，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潮流，能够不动摇不惑乱，坚持正道，耐住“炒”风的诱惑，没有笃定的信念是不可能的。这个“正”，虽非其散文风格的全部，却是其风格的脊骨与灵魂。

闻宇的散文很坚实。读他的散文，字字句句没有秕谷和空壳，那“籽粒”在掌心里总觉沉甸甸的，内含丰富，而且更在于有分量。他写沙坡，虽在状“沙钟”的声音，也使人如聆铜罄金钟；他写昭陵六骏，不仅在状那石雕的图形，而重在复活它们“生前”之勇武威势，进而使后人看到了它的那位不平凡的主人的英姿。言其坚实，切莫误认为是呆滞而发沉，恰恰是在腾挪中的凝重，在活络中的稳健，是谓活而不飘，沉而不滞。能够达到这种火候，盖出于思想熔炼的到家，运笔不尚虚浮，更有创作者的性格使然；是现实的，但并非没有浪漫，然浪漫也不是不着边际，引人坠五里雾而莫知所之，而是将想像与现实糅合得恰到好处，进而增重了文字的内涵。这不只表现在整篇文章中，句句段段，几乎莫不如此。

闻宇的散文很耐读。这一点与上述是联系着的。他长于叙事、抒情、说理的融合，而且擅长于在抒情中叙事，由叙事而说理，绝少几种因素的脱节，更不见生硬的“焊接”痕迹。这样有机推进，文章读起来就格外有味。当然，他常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但从不会推到令读者不可理喻的地步。独特，而不别扭，这就避免了一般化，耐人咀嚼而不是过眼云烟。达到这种境界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有一点是极重要的，这就是作者写得很用心，绝不信手为文，更不恃才而轻忽；行文运笔时刻想到对读者负责，当然也就是对自己负责，这正属于一个军旅作家的责任感。

由此，我想起了作家的品格问题。

我与闻宇同志相识近20年，见面也不过可数的几次，但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也许使我终生不能忘记。

那是八十年代前期他出《灞桥烟柳》散文集时，要我给他写一篇序言。我答应了。写时，除了真诚地肯定他散文的一些优点外，也毫无保留地指出我认为的缺点与不足。而且这部分的分量很不算轻。说实在话，当时我是准备着他不用这个序言的；却没想到他不但用了，而且在10年之后出版另一集子《绝景》时，再一次用了我写的那个“序言”。这件事，我虽没对他说什么，在内心里却非常感佩。

这决不意味着我的那些意见就是多么准确，而是说明闻宇这位作家绝不是只听好话而听不得另外意见的“尊者”。我猜想，他或许是乐于多想不足、时时反省、警示自己、策励自己，不致自满自矜，而永葆奋进态势的。我以为，这是最有出息的作家，很有可能写出越来越好的作品。要不，为什么我们的文坛老祖宗就说是“文如其人”呢？！

目 录

烟柳远拂祁连雪(代序) 石英

天风抚白莲 [1]

溪口百年事 [4]

梦断息烽 [9]

大风起兮云飞扬 [15]

杨门后裔 [30]

笔已歇兮意难平 [33]

笑我多情 [45]

白云深处留侯祠 [49]

杨妃身后 [55]

雁 忆 [59]

登 台 [62]

别成境界 [72]

润虎春秋 [89]

贺兰山月 [126]

军人的妻子 [129]
沙海精卫鸟 [135]
搏动着军魂的一方土地 [144]
不能忘却的故事 [165]
火线上的女兵 [171]
今日贺兰山 [184]

西天湖海梦 [188]
寂寞南郭寺 [192]
靖边行 [197]
北国雄秀数米脂 [201]
红石峡 [205]
壶口盛会 [208]
历史并不遥远 [213]
骆驼城春色 [218]
圣地回眸 [221]
延安与绍兴 [245]

“甜歌”音乐家 [250]
苏叶撞钟 [256]
浮云游子意 [258]
觅天籁以探其源 [260]
丹青妙笔 50 年 [264]
“命运”之碑 [267]
人生如意之事 [276]
从书痴到神针 [281]
靖 边 [294]
无定河 [299]

走南闯北话对联 [302]

俯视黄土地 [310]

情 话 [313]

文坛小语 (10 章) [316]

且看小人

《且看小人》及其余波

景仰杖藜人

做一株健美之树

小人九伎

文人重感情

气是文章主

散文分行便是诗

文人的成色

顾城与项羽

湖里的星辰 [338]

沙海蜃景 [342]

夜 海 [345]

宝钗依旧不生尘 [351]

会想者成佛 [354]

雄性的日出 [357]

天 风 抚 白 莲

八年前，我与一位同志写成纪实文学《丙子·双十二》。去年6月，台北国际村文库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版，更名《西安事变》。去年10月，此书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评为“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

西安事变挽救了中华民族，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被誉为“千古功臣”。提起杨虎城，人们总会缅怀起他的母亲。

杨虎城生于1893年11月26日，比毛泽东恰好年长一个月。杨母孙一莲，生杨虎城那年才19岁，在陕西蒲城的农村里，她属于年轻媳妇。孙一莲的娘家在三原县东里堡。东里堡位于西安城的东北方向，距古城约有40里。渭北平原，乡下女子，怎么会得名“孙一莲”呢？起因是她的母亲信佛，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携着小女儿进庙烧香，叩首祈福。母亲见庙台上的观音娘娘坐在莲花上，被硕大的、绽开的莲花衬托着，便以为人生在世，吃素念佛，下世后能化作娘娘座下的一朵莲花，就算洪福齐天了。她灵机一动，便给跪在身旁的小女儿起名叫“莲花”。邻里们一齐夸赞，这名儿既水灵，又吉祥。问题是，孙家贫穷，穷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女儿瘦伶伶的，哪里还像朵花？当娘的叹息了一声，便将“莲花”改成了“一莲”。

在那个风云变幻、灾难连踵的时代里，身为与文化绝缘的乡村

妇女，孙一莲却是“一枝独秀”，很不寻常。1908年，她34岁，丈夫杨怀福被清政府判处死刑，绞杀于西安；儿子杨虎城15岁，全靠她一手拉扯成人。

1936年，张、杨二将军发动了“双十二”事变，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没料想遭到蒋介石的扣押。1937年2月1日凌晨，蒲城县城街一声炮响，枪声大作，东北军骑兵师师长檀自新为了个人前程而背叛张、杨二将军，扣留了住在县城里的孙一莲，一来可为“人质”，挟制杨虎城；二来算是表态，向逃归南京的蒋介石暗送秋波。在西安主持危局、对母亲向来孝顺的杨虎城，处变不惊，调理有度，委托东北军里一位朋友只身闯入虎穴，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孙一莲。

三天以后，年逾花甲的孙一莲被人送到了三原县的东里堡。进屋之前，自西安匆匆赶来的杨虎城和许多知己将领迎候在门外。女仆扶老太太下车，杨虎城赶上一步，深情地叫了一声：“娘！”一声呼唤带着哭音，他眼里汪满了热泪……

老太太好像窝了一肚子火，翻了翻眼，没理儿子。杨虎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周围的人也进退不得，立于一旁；停了停，杨虎城抢前和女仆扶老太太进屋，老太太怒容满面，抖动一头银发数落儿子：

“你们办的啥事？对得起西北的父老兄弟？！亏你还五马长枪，枉打了半辈子仗！一不做，二不休，既得罪他蒋介石，就不该放他！”她手里的拐杖在地上顿得“笃笃”地响，“你们呀，放蛇入洞，纵虎归山，这是造孽！”老太太的声音，使得每一个在场的人，都灰灰地垂下了头……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为了联络感情，蒋介石热衷于在政坛上称兄道弟。前几年，孙一莲60大寿，他赶到杨府为老人跪拜作揖，脑壳触地，还真像一回事哩。而孙一莲，这一天在东里堡家门前说的话，却字字千钧，仿佛神示，含有异常微妙的预见性。

1943年9月3日，年及古稀的孙一莲忧郁病逝之时，杨虎城与夫人谢葆贞及次子杨拯中，正被蒋介石囚禁在“夜郎国”（贵州息烽）那不见天日的山洞里。又过去几个春秋，杨虎城夫妇与儿子先后被惨杀于重庆歌乐山的中美合作所。

孙一莲弥留之际，老泪纵横，她不知道儿子、儿媳与孙子被关押在何方？还在不在人间？而杨虎城父子被暗杀倒地之时，怀里搂抱着谢葆贞的骨灰盒！刚强了一辈子的孙一莲，倚门而望，仿佛正在天国的大门口等候着自己的亲骨肉……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杨虎城一家，母慈子孝，夫妻恩爱，合家上下的感情是很深挚的。半个多世纪之前，为了挽救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他们一家经历了常人想像不到的磨难，为争取国家的新生立下了足以与日月同辉的功勋。在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之后，魂归海天，三代人像一朵朵莲花一样，扶摇而上，脱出尘表，重新集聚于莲台四周。

孙一莲逝世三个月后，我才出生，当然无缘一睹老太太的尊容。而幸存于世的杨虎城、谢葆贞的女儿杨拯美，居住在黄河上游的兰州城里，却与我时相往来。日月如梭，世事沧桑，杨拯美也是年逾花甲了，她慈和、睿智，话不多，有主见。每每与她坐在一起，不知何故，我眼前总是隐隐约约地浮现孙一莲老人的影像……

溪 口 百 年 事

清清剡溪水流四明山的那个青幽幽的山口，便是窄窄矮矮的溪口镇。一百年前（1887年），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蒋介石降生于此，这个缘溪铺排的不起眼的小镇，也就越来越有了名气。

老蒋志在天下，他生命的根系却死死扼紧着这座小镇。他每逢受挫下野，或者清明扫墓，都要还乡小住，非同一般的“衣锦还乡”。

西安事变中落荒逃命，老蒋翻墙时跌伤了腰椎，便回溪口养伤。套个钢架背心，索性就半躺在他母亲的墓道里。墓道距小镇3里，在白岩山鱼鳞岙的中塍。青松封裹，静谧至极。掠过白岩山脚下的石雕牌楼，沿着山道朝西北方向斜上12里，便是溪口名胜雪窦寺，全名“雪窦资圣禅寺”，乃天下禅宗十刹之一。张学良在华清池扣住老蒋，要他更改“攘外必先安内”的“窝里斗”的国策；一回南京，老蒋突然翻回腕子，对张学良判刑十载，要他承受胁迫上官、谋图不轨的犯上罪行。元戎恩威，领袖尊严，昭告于世；随即就像老狼一样钻进墓道松林里自舔伤口，并将这个爱国的年轻将军囚禁于雪窦寺旁的小屋里，强迫他闭门思过。仿佛孙悟空与二郎神斗法似的，从西北一家伙搅到东南，双方按下云头，权且静下来了，却仍水

火难容，心曲异调。结果演出了中国近代史上举世瞩目的戏剧性的一幕。

不管历史的戏剧如何充满乌烟瘴气，雪窦寺的景致却一直清丽迷人。寺院坐落在万山绝顶那块百余顷的小平原上，四近九峰环峙：玄珠峰、天马峰、象鼻峰、五雷峰、石笋峰……薄绿淡蓝，云缠雾绕，一峰比一峰俏丽。最突兀的那一座叫乳峰，腰际一石洞，泉水自洞中喷涌而出，色同雪乳，所以整个山就叫雪窦山。小平原收拢来诸峰流水，稍事积蓄，便要魔术似地在寺门正南不远处突然泼洒开一帘大瀑布。这便是名驰浙东的千丈岩瀑布。早在宋代，王安石对此便有诗为赞：“拔地万重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

但，绝美的壮丽的瀑布，亦未必就能撼动、冲刷张学良胸中郁结凝重的块垒。突然从戎马、闹市、兵戈、电文中被剔了出来，放进了这个云雾流水、老松古寺的僻静深山，耳畔急促的电话铃声一下子换成了肃穆迟缓的木鱼晚钟之音，这个心雄万夫、敢于朝天上戳窟窿的年轻将军会是怎样一种心绪呢？志士仁人自有千古之叹；骚人墨客当可华章万千吧。只听说，他没心赏景，更没心读老蒋布置下的四书五经。在山寺前那两株四条壮汉也抱合不拢的白果树下，却时时可见张将军伫立不动的魁梧身影。背寺面南，他总是凝望寺前那“含珠林”。

——这是两道粼粼溪水从左右两侧绕合的圆形土岗，溪水像两条龙，岗上是郁郁青松，青翠得像一颗宝珠，“双龙夺珠”，于是叫含珠林。《雪窦寺志》记载：松岗下埋的是“冲天大将军”黄巢。一般史书认为黄巢被杀死在泰山的虎狼谷，野史则说那被杀者是个冒名顶替的假黄巢，真黄巢长驱远走，辗转到雪窦山埋名隐姓，削发为僧，“铁衣着尽着僧衣”了。山那边的驻岭村、小晦岭、大晦岭，据说都是黄巢当年起下的名儿。

往事越千年。巧合的是两位英雄都曾在古都长安摇曳得日月

晃荡,天地颤栗。可眼下,躺在墓道里的蒋介石是一面舔伤,一面默默算计着张学良;张学良面对这座饮恨千秋却终古冷寂落寞的黄巢墓,该想到些什么呢?他大概是忧烦至极,便缘着那汇合后的溪水走到千丈岩边,把和尚们端上来的半尺长的“天地响”雷子炮捏在手里点燃之后,朝那瀑布绽开处奋力地扔过去,凉森森的水雾雪浪中爆开一团团硕大耀眼的金色花朵,炸裂开来的仿佛是壮志难遂的郁郁胆气,宣泄下去的仿佛是英雄失路的重重遗恨……今日的游客试探揣摩当初日本侵略者蹂躏中国土地的危难时节中发自这深山古庙前的奇异音响,也许会有人联想到李贺的诗句:“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雪窦寺山门上有一块“四明第一山”的竖匾,那是蒋介石的手笔。蒋母王采玉和蒋的前妻毛福梅常常上山来拜佛诵经。蒋介石三次下野,也曾来古寺求签问卜。这样的禅宗名利,自有它义理精微的宗教故事。据云唐代寺内有个小和尚,每当清晨听见院内蚯蚓叫便须起床做课。山寺无鸡,蚯蚓比鸡叫还早。日子一长,贪睡的小和尚便嫉恨蚯蚓,烧下一壶开水决心烫死它。方丈发觉了大为震怒,立命小和尚跳下千丈岩舍身赎罪。小和尚面对瀑布号啕失声,不敢下跳。碰巧东岙村一个屠夫回家路过,盘问之后,跺脚长叹:“我杀过三千头猪了,你一条蚯蚓还没我一根猪尾巴长,该我先跳。”说罢扔下杀猪挑子,一纵身跳了下去。突然间天地放亮,香风拂拂,闪闪金光里鼓乐齐鸣,只见那屠夫身骑白鹤徐徐升天。原来是天庭里怜悯小和尚苦苦修炼,特来接他,不料想却被杀猪的捷足先登了。——这就是盛传天下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故事。不管蒋介石、蒋母、蒋妻拜佛时怎样虔诚,而蒋介石对这佛门真谛却别有参悟:“屠夫也可登仙,胆大天下去得!”所以,老蒋一边杀人如麻,一边高唱领袖第一,领袖至上。

西安事变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为海峡两岸炎黄子孙共同长远利益计,第三次国共合作目前呼声又

起。风云变幻,世道沧桑。溪口镇现在一下子又红火了。从沪、杭、甬赶来一辆接一辆插着三角小黄旗的豪华旅游车,这,当然绝大多数是外宾和港澳同胞。而外宾中尤以日本朋友为多。他们饶有兴味地对着剡溪清流里的鸬鹚小舟拍照;闻说“法轮常转”的雪窦寺要重修,便又纷纷上山解囊捐助,有捐助四万余元者,有献纳10两黄金者。国内游客,亦不乏豪爽之士。就连附近36湾村的农民,也一下捐出12000元。鱼鳞岙的蒋母之墓也热闹之至。旅人在溪口镇一下长途汽车,立即有撑着篷布的三轮摩托迎将上来,车帮挂一片写有“车站至墓道”五个大字的硬壳纸,三元钱一张票,个体户车夫们争争抢抢扯你上车。突然间闹不清原委的外地人,看那招牌,直以为要送活人进冥司,倒吸一口冷气,心里会觉得很不吉祥。上了墓庐,在“蒋母之墓”前照像留影的人就更多了,老老少少,红男绿女,什么人都有。

天上地下,仙凡两界,许多事理原本就说不清楚。溪口镇是四明山麓的著名古镇。镇东有小山武岭头横阻路口,上筑城阙式的武岭门,岭头岩脚向南伸入剡溪,突兀水中,岩上的巨樟古柏裹着半腰里重檐赭柱的“乐亭”(这是老蒋1924年拆除原有的文昌阁改建的),映进澄碧的溪流,确是美妙。岩角东南水滨有一座式样别致的小别墅,别墅角上竖一石碑,上书“以血还血”四个大字,那是蒋经国先生愤怒的手笔。1939年侵华日机轰炸溪口,炸死了诵经拜佛的毛福梅,蒋经国恸而书此。老蒋后来之所以能转戈御侮,恐怕与他妻子罹难多多少少是有关涉的。佛门讲“因果报应”,在毛福梅身上,这个“报应”的复杂含义,也许决非芸芸众生所能尽知。

镇西倚龟山而面剡溪,是正待复兴的武岭公园。橘林荫荫,亭榭隐约,那地势是总扼了溪山秀色的。有人传说这个园林曾经是国人共知的蒋夫人宋美龄回溪口时掏钱打下的根基。小雨初霁,我们从栅栏门外经过时,公园对面一户人家正在台阶前剥一条擗面杖粗的黑蛇,一个五六岁的童儿双手倒背,稳稳踩踏住蛇尾,小大人

似地看那蛇头被其兄长扯而剥之，蛇身还时时耸动，有所挣扎。这条毒虫，十有八九是从这废圯的公园里捉出来的。

雪窦山是名山，剡溪水是清水，山水不管人间事，我却从这山山水水间依稀见到了历史老人严峻而慈祥的面影。——你看：那清凌凌的剡溪水，它自乳峰山洞中酿出，绕过雪窦寺，黄巢墓，从千丈岩跃身之际又摄取了张将军洒下的“天地响”的明灿灿的火花，嗣后才静悄悄地流过蒋母墓庐，流过武岭公园，流过镇中街出生蒋介石的那个玉泰盐铺；说是无意，却又有意，这才似乎是在四明山里完成了某种使命似地缓缓地迤出溪口镇，一路上抖动着清湛湛的波痕，径投东海而去……